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遜 志 齋 集

(七)

方 孝 孺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孫志齋集

(七)

方孝孺撰

國學基本叢書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

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尙存。咸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顰。大統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眉。面赤瑤。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燉。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頌。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神不滄。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尙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卻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恥之。高蹈海濱。行修于身。閩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尙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

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恆以蓄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擬。不知者。唉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

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旣推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觀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廠。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尙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閭闔。一物失所。仁聖憂怛。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勩其形。億兆爲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寶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藏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賤德貴藝。撫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

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迨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潛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

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卻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賊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卽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

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卽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從。旣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甃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甃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歧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

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卽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諡。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禫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鼎。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廖權。次爲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景。昇。曷。昊。曩。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隲。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

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邊僞吳。坐鎮毘陵。不騫不傾。仗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閭。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菲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上。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俛俛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滌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搃旗斬將。或操螯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

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陸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塋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杜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羣謁於金華，未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轉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權心，則耕田鑿井之氓，

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飈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鐵戈。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三。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闢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靡。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闐闐。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簡甓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椽星錯。素階玉瑩。其八。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髮髯若存。其九。維公願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破。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

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勻。其十一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櫂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十二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靈。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塋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尙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又竊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由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不可信。尙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辨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尙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蓍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塋于義和里之楊冢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疑誤暨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尙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

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尙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公卿者。旣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災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遇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郵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

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己。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穎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修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官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攜其遺骨還葬。其在穎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昇。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爲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恆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衍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恥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恥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尙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者。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偷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耐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修。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繹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旣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

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況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恆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郎。旣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尙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旣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墓。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臥。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斂葬。後水鬻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斂怨。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貨于人家。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己利。處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闢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某某。孫男十有四人。

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誦皆贏。或債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執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尙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臥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貨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羣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賜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塋上里奧西山之原。而塋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人。皓。昂。槩。昱。普。聃。睽。暎。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旣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且不

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旣葬其考疎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羣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楫。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誤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葬。鄰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孀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饑。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賙饑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卽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旣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

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行讀唐愚士。卒于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宜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饑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淒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贍。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天子卽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卽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

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臥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旣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卽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葬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旣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爲本。廓大好施予。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

神廬佛寺墮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胡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洞巖之金盆山。旣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玘。玘。三女。適呂德卿。羊場。遂。初廬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豐。清。溶。汗。浙。洄。游。湫。滂。潤。溱。洧。濡。梁。孫女五人。壻曰呂欽名。陳元某。呂修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之道陵。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其源執啓。視其祖父。其澤執承。後昆是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豐。洧。澹。處士生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旣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

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閭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徼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侔。卽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塋。處士聞之。召至家。給以塋費。嘉興□某爲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恆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鄰家火。延燎處士棖桶。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棖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塋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諡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蹙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饑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矜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

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冰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諡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卽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尙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闕醇儒之亡。衆歔歔。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修。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可尙也哉。處士諱濂。字仲德。別號采

荅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七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之其容熙熙然。卽之其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炙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卽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龍游丞德珪。與弟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樞。檝。林。彬。彬好學。有長才。檝夭。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傅誼。孫男五。炳。煜。熾。爍。焱。孫女四。二適諸暨何恭。永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壙。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日。塋于石姥嶺之原。塋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

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修。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咲。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圖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旣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卽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參政。吏部奏參政無缺員。特設參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參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

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誣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鞠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奇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蔣昇。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修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修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洵。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斷。雞籠臥榻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蒞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黼。煇。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董汪躋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貪垢。以至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冤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乎。卽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

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爲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爲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己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卽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奧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炙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尙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耄。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

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旣而印章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旣葬。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修。蓋能大其家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尙以文。翹翹其修。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實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窮舞歌。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畀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旣有子。弟復似兄。尙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略。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闕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鷄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卽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尙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銛鏑。不露幾微。

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尙。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非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闕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尙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欲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常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

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蹟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咲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以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尙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既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既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

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爲弗知者。其人慚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尤。士多尙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懋。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尙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卽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怪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嘗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調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銜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

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夭死。豈天亦棄才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既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徼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敵。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侄。倣。

億。恠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實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愼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子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旣哭與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敍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尙少。卽入暗室。持刀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爲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爲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己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

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卒。服勞勩。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賢。茲懿曹君。爲羣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恆慊然。雖變故災患之迫于己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璲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

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懌。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璣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禛。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已。姪性迎喪。友經紀。明葬浦陽江東鄙。耐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耐葬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珩甫爲

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廕。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尙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羣。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爲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爲弟子業益脩。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爲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爲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爲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爲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獸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旣而丁母憂。公爲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爲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爲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尙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爲君後。而陳以君所仕冠輿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爲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哀君爲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爲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

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壽者常患不能有爲而爲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尙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諡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尙永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卽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斂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聚寶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癸酉仲夏己巳。瞑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竄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迥。尙其祐之俾終慶。返葬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略。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畫。日充月拓。卒爲巨室。常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遺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賙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葬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鍊。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尙幼。銓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堅車。綺綉煌煌。被子臺輿。君於其時。獨恥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狃于初。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尙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鼎。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某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鄰。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賚以綺段。羊

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娣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擗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息。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於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卽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男三，嬰、燹、燹，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某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窶其微，克堅其守。旣富旣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干蜀，公仕南中，閨闈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閔，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祕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祕書君有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遠乎側也。先生以

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絮。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勤。達於□人。此數句不可解。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己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覲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覲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恆。順爲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尙受鴻祉。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爲。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爲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爲父母

所愛。旣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世家同郡之僊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馭下。具有禮則。媼族咸贊。以爲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父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爲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爲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爲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己是私。式闕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爲。其鄰與其媼咸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況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尙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筯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紉。未嘗少怠。

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顯。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埤。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鬪。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奴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適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鄰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旣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復哀號頓毀。適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

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尙幼。其死時。盼睞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恆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質之姱。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兮。柰何。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巍巍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天實予之。奄宅九有。丕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尙篤祇慎。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君子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有隣有輔。外有戎羌。于徼于圉。匪格以誠。孰克潛孚。匪治以仁。疲羸曷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威武愷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迪德。懋昭大猷。日宣聖學。以祇天休。愔愔于思。夔夔于守。穆穆語言。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吉士祁祁。教言徐徐。溫其有儀。躑躑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古昔格王。永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孰稽古。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

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羣經。推辭釋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融會其殊。操植其恆。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盎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污辱。寧過潔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作

靈雨過瑤階。朝陽麗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羣儒宴。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修。高堂歛重建。蒼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簷臺儼雕煥。兩楹陳綺席。僊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勸。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窗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獲遭聖明。寧令老貧賤。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興。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錄。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復增慚荷。謹依韻略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粲可述。善政難具陳。況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猥謂堪致君。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賓。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間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旣昭朗。外誘安能侵。齋居閱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竹素粲盈前。羣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鈎深。嗜古忘飢渴。好善踰球琳。冥觀會衆理。抗志珍分陰。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人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賑寰散倉粟。贖人捐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文昭聖明喜。誠格鬼神歆。陋儒荷寵光。避席瞻旒簪。垂歡惠顏色。灑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涔。譬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鬱欽欽。鴻勳希旦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敘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虛心體羣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惟王問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盼榮。孤恩愧明義。念舊勞睿情。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少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茲未莫年。已復多感傷。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

耆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道大才更雄。氣溫色彌莊。勞心撫庶政。虛己思虞唐。封內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玉座側。設醴金殿旁。睿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琅。近者迎屬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咲。感激銘肺腸。喜遇大比秋。齋宮含晝涼。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儲皇新德一作聽政。出令聞八荒。戒飭况丁寧。庸薄實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閫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徬徨。報國固臣節。效信亦士常。趨召違天朝。懼非義所臧。王心秉忠孝。處事明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可航。胡爲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葵藿隨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閑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類爲觀國遊。每覺歸期緩。羣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長日自優游。茲辰況休澣。牲醪出珍賜。果蔬隨物產。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嬾。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時教諭次韻紱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狗世士。各以智術鳴。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羣生。二子苟遇時。貞澤被孤悼。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祿嬰。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身疲道路長。興入江山清。偶隨羣臣後。獲見百代英。神姿儼淵肅。雄論極醇精。德政尙寬和。西土臻治平。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并。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鵠知天風。蟋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云何當世上。憤憤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羣鷗得腐鼠。啖汝長苦飢。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刀筆間。固足爲公卿。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貲。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嫠。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溫飽外。可憂非一端。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羣內。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弱榮蒲柳脆。鉅榦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爲秦。周公以爲周。哀哉萬年後。誰爲斯民謀。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敞。於道已有餘。明取容吾身。奧取藏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敍萬世長。鮑魚臭未絕。赤龍歛飛翔。巍巍且莫保。瑣瑣安可量。

習俗日頽壞。疇能塞其源。自從井牧廢。開此爭敵門。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踞酌蒼梧魂。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汙卑。躋扳得斗祿。寧使節行墮。古人安分義。卿相有不爲。栖栖糞土中。困處固其宜。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聖賢盡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恟悅驚羣聾。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免慕榮名。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利欲烈炎火。雪燄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須困。炳炳萬世明。胡貊咲紈綺。吳越賤堅車。羣庸方翬翬。固謂智士愚。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汝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霸一穴。神龍輕九天。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縉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璧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汙。流惡寧有足。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寶天縱。虛心湛無欲。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徼福。羣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寵祿寧肯干。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污。聞之媿心顏。皜皜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羣動何紘紘。商周數百載。積累基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偶合。秉心殊未純。永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尙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徼祿求潤身。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常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犬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執云蕭艾聚。果勝蘭蕙芳。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漓。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嗟此古遺直。磊落胷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劉蕡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恆寧獨然。天運固若斯。焰焰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熇復能幾。木葉忽已墜。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嘆。黃雀飽稻粱。唼爾垂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縕袍汗沃若。絺綌風淒其。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人生尙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采頤多所失。苦節未可非。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小人徒媿媿。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天常旣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虞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曰子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遑安。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騫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江山靜妙顏。雲日淡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爲逝川嘆。未遂滄州期。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一作采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逍遙羣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願言領衆妙。無爲鬱冲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城端聳華構。賓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峨眉岑。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尙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眇河汾琴。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咲驚飛禽。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斟。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麓已知岑。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百年常有成。泯滅寧足欽。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僮。仰翫雲際禽。眞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况我褊迫士。志意早衰弱。譬如遠指金。詎耐膏火爍。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探奇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巖嶮。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郛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僚盡耆俊。政簡恆燕曠。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擒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令德顏閔若。神機盡經緯。大度蘊才略。心融羣聖言。穎銳智獨覺。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尙友師徽猷。姚姒靡間隔。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小心事天子。放意耽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從容倘垂問。占對慎斟酌。爲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篋有新頒帛。身爲微職絆。感歎顏而怍。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翩翩白鳳羣。豈復少一鶴。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疢誰爲藥。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噱。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旱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懷哉春服成。重繼咏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誑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爲誰。跋涉窮冬春。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爲紉。

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眉。心胸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況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見王再三謝。念此疎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糜。秫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遐情或深契。歡笑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彼美要路仕。賢勞耀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修貢表貞誠。名馬西域來。玉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盼榮。王昨駐中都。貂蟬藹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異質况天挺。至尊愛彌甥。動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傅重。愈見德業成。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覩禮樂興。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永邁宗戚英。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器。斯理昔未覺。及茲困奔走。始嘆立論確。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巘嶮。三年八往返。顛頓髮早白。此行當盛夏。溽暑逞餘虐。晝伏避蚊虻。宵征越林薄。危橋帶褒水。俯瞰波流惡。鑿石勞衆工。緣崖構飛閣。

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山中郵傳少。過客資淒泊。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托。更闌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愕。晨興霽景澄。林壑還可樂。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灤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作瑤天星。未沒野草重。亂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作。流水荒隴存。古城爲閭戰者誰。其人總豪英。當時誇氣勢。畢命恣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何成。身亡事卽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葬與撫孤。懇惻貫蒼穹。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寘囹圄中。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斁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皜皜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兇。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恆。前人遺構築。一椽無暇增。雙扇昔所關。蠹版同春冰。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

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修治。費少力易勝。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雄都多甲第。華棖曠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凌。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所冀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順理觀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節。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會增置驛舍。芟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其爲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旣成。正值窗牖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爲之賦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荆棘場。荆棘忽剪除。孤根虞見傷。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窗牖正相當。花垂素雪盛。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衆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作輝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嘗。崑峨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漿。此物倘前陳。玉食倍馨香。可令積疾蠲。坐見人情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己貴安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乖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翠柏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斲煙雨。移動盈尺姿。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爲。先師實般人。植此理固宜。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桶棖。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所托況得所。永免斤斧危。旣膺願盼榮。復與剪伐辭。

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迺見材氣施。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志士用心者。濩落爲世嗤。何如羣兒巧。插槿紛成籬。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作。

青青庭前栢。種植芳春時。旣承雨露潤。纔見雲霞姿。盛夏乏人工。眼中蕪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善類。勝負關盛衰。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恐使嘉樹萎。呼童操短鎌。芟彼草與茨。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人理推。漢昭任博陸。不受羣邪欺。苻堅逐仇騰。景略事業施。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棲屑名位卑。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嘗患遲。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宜。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修德汝器二君子偕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與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狷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才乘冲襟。疇能無棄遺。敵慮而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適。四座生涼颼。久乏經世具。就正生民彝。深衷鬱未宣。流光迅難追。慨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

我如失羣鶴。歛翮鷺鷥場。時逢涼颼發。仰首睇穹蒼。子若隨陽鴈。高舉隘八荒。知時識天敍。豈慕稻與粱。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賓僚各雨散。思子不在旁。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傅論過秦。杜生賦阿房。千秋繼奇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鬱相當。遠思百聖烈。近想羣賢臧。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和貞各詣極。崇眇交揮揚。後來闔衡傑。闡述爛昭章。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甚涼。方忻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卽來旋。緬跡鴛鴦行。墜緒俟並緝。他岐冀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覩斯民昌。深期實在茲。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冲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茅舍帶流水。琴書闕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那得一咲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卓櫪。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蹴踏風雲開。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常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邈無階。狂走徒頽顏。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恆苦艱。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幼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栖遲盛年至。留滯天南荒。君看升帝閑。不必眞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奉次來韻。兼柬鄭君好義。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况滿前。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寄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簷敞虛牖。愛此萬里明。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叢桂困荆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尙有待。吾意詎無成。且終良霄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醺。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苦節慕夷齊。延年稱羨門。僊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山棲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辭源湮曩濬。理窟增舊錮。幸子有佳期。欣然寫衷素。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煩。易覺光景度。拙身遠道遠。高世遭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斁。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嘯巖光曙。川平愜幽眺。境勝遺塵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窗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閒抽易書讀。

二重吟

翾翾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焰間。至死終不悟。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喧喧秋後蚊。白日嗜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離居積頑鄙。處下多尤悔。倦翻謝騫騰。羈蹤損貞介。含悲靜自慨。抱獨招羣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天寒四野寂。雲斂踈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壑。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林泉皆道情。糜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祛疑冀閎論。立儒佇明誠。頽風倘可還。勗德期無懈。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修。詎以貧賤恥。豈無華軒客。膏粱厭頑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道塞。內省無欣恥。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愷復易喜。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簞瓢生。令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違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微官悞人事。解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已懷厥初。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祛。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閒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併。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姿歡譁。聯床如弟兄。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三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佳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祗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絕倒。空谷騰歡聲。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嗟予尙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豈知金石韻。鏗鏘振林坰。重茲領秀句。願言當服膺。匪徼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願言道義交。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曲几列遺編。踈籬翳寒燈。凝神對賢哲。況共弟與兄。幽蘭藹北牖。修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

貌匪山澤壘。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今古情。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令望。江海傳詩鳴。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垌。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并。不聞金蘭契。居願同盤盟。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韶濩聲。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絕聞見。所親惟父兄。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穉亦歡迎。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羣賢共舒睡。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枳棘間。尙有鸞鳳鳴。鰥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垌。偶茲觀美德。夙興當服膺。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守郡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強開顏。況覩溫粹姿。復聆愷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雨餘美。細酌林花間。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痼癘。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飭。臨觴願有祝。早使羣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熨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璧。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熨貼旣勻調。粲粲光陸離。防胡猶未已。行役何常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韻

隆替存恆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搆。既往有餘愍。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著龜。王略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鍾磬羅簾篋。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溫。力導大川引。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闔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調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攜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汨予流俗中。豈暇思古人。抱拙恥爲佞。遇物展殷勤。雖無失己尤。事過每自噴。鄰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秫田登。願我嘗其新。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強勸飲。禮率意態親。顧予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咏

鶻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鸛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鴻鵠隘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繒繳或暗投。況彼鴉與鶻。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搖口吻。向人如有求。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誑譎。來賓慰韓愈。惡聲感黃州。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友千古。遠法孔與周。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有詔若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獲與夫子遊。夫子燕薊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爲儲王留。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綢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牛。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亟鳴月耿耿。雁度風颼颼。話舊若夢中。一咲忘百憂。況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流。敬慎以爲楫。忠貞以爲旂。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修。

題童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腴根本深。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救殍糜廩粟。收宗散蠶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繩繩螽斯應。玉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永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羣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至人本無爲。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茲惟文獻邦。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惓惓閱無告。扣陛日有請。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賚。昭昭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瀆淵狩。佞幸慚計左。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章賢。

司馬溫公

傾否難永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作足動穹昊。羣邪競回適。善政恣紛擾。廢興豈人謀。千秋仰元老。

訊瘡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痾忽相侵。坐爲肢體憂。凝冰集寒氣。挾纊思重裘。虐饑繼踵然。絺綌不願留。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陬。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弱質受摧沮。有似中暍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舌不辯幸甘。鼻不別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籌。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虬蝓。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恆性。縱欲戕天猷。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領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猿猴。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修。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旦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斂九疇。

安能閉關臥。縮首鳴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輻。寧不懷寢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惰媮。方子暫遘疾。身疲面無膏。忍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方子豁爾寤。百體頓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修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鑑。齋莊整裳衣。昭昭奉一德。暨暨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狂胡弗思。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蚩與妍。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尙遠。感此徒煩悁。神龍臥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闕重陰。不如寸燭輝。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兩生困蓬藿。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人羣。來往劇鼃黽。頗欣夜雨來。頓使蹤跡屏。滔滔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窗試展書。佳趣倏已領。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穎。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寧知墮俗流。汨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英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鼎。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暝。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羣。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

至道豈難行。彝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頡頏善或虧。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乏俊爽流。未足慰我思。
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
顧予亦陋劣。前徽亦能追。仰止二三友。衆過頻相規。
操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爲萬世羞。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修。誰能百無爲。自致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羣言劇毫毛。棄置患術疎。窮探畏心勞。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莠蒿。
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薶。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臬。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鰲。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鬢髮白欲盡。韜光復潛聲。
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尙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雨洗秋色淨。羣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
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縈。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
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大音久闕寥。厭聽寒蟲鳴。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坰。處世媿郭泰。通家慚李膺。
巖棲尙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外財爲身累。終老汗名蹟。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令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著書欲傳世。不暇修厥躬。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媚忌。一死尙足多。千秋想奇氣。幡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侈然夸有餘。華堂占廣陌。列肆遍通衢。朝餐聚俠客。莫飲羅名姝。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郭解旣夷滅。季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修德以詩寄次韻

藜羹淡無和。腐粟春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子豈乏梁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枉華牋。抱店百日臥。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鬢脫影如僧。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細人忘名軋。俗士爲利憎。孰能使余慕。君子固有恆。營營苟得者。忍以利益生。狗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猩狄垂紳纓。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問我。嘉言著來牋。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自昔得王子。勃鬱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懵。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恆。溫溫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從我南山遊。斷雪煮黃精。共悲狙喜怒。靜閱猴冠纓。生也尙審思。勿言韋布輕。巍巍孔孟業。豈以爲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興。來謁岷峨師。微笑坐談空。傾成走羣縑。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奇。清香焚柏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麈尾不暇麾。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歷歷世間事。星星鬢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祇自知。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檜溪漪。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徘徊將何說。祇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殺鱸。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瑯。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辨難言。禮義皆先猷。脫略輕萬事。高視曠九州。每卑楚漢業。或誤良平謀。奮袖時抵掌。舉筯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慷慨頗蠱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席賓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庭闈音容絕。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惟餘老仲父。衰鬢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含情面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永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修。

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麻。我愚更懶惰。樸學愧前修。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離。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歲華易爲度。自晒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伯也幸閱我。正救愆與尤。復爲戒諸弟。敦睦無相猶。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疣。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尙禮讓。處衆貴和柔。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髹。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世欲登虞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紱綢繆。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寄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陋俗乏奇士。懷抱鬱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爲振。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爲復求去。重使別恨新。夙負江海情。恥爲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噴。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衝微雨去。欲向誰家宿。山城碧雲裏。茆舍清溪曲。莫厭官寂寥。終期化夷俗。

巾山晨望東錢克溫

月落江水明。疎鐘發林杪。濛濛山氣合。歷歷川光曉。妙靜玄化機。縱意羣動表。悠然悟真趣。忽覺天地小。是身本無累。萬事相紛擾。願釋經世情。於茲共幽討。

閒居偶題

勉學詩二十四首

雨歇塔草淨。鳥鳴叢竹中。偶無輪鞅過。遂與山林同。晞髮庭際日。振衣松下風。自非捐世故。誰得此相從。
淺燈結成花。枯木化爲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最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
曾高愚魯資。直解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鬢。及時不努力。老大成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學書計。逢人多禮儀。二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綬。
今來謾不省。古道當如茲。欲作高高臺。爲爾寬作基。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聞鄒孟學。還自俎豆嬉。
人材日衰少。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惟此慈愛心。比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脈。草木俱芬芳。
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警歎生春風。
豈惟薰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
藹藹桑梓樹。遲遲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
父愛我亦愛。不間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
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荆。同根而並蒂。藹藹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

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家賤在婦德。豕繫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冬夏適溫清。芳鮮在盤匱。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奈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尙且鳴聲悲。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誰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真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螿。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談天。有辨誇縣河。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轟。人生處困阨。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毋使公餽傾。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卽調鹽梅。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孟嘗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卽墨乘孤危。羣心傲死鬪。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寇空若箕。

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寵爾將何爲。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連子。身死節亦虧。鸞鳳寡儔匹。玉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輕車駕駟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梁肉。爲爾不能殮。羣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汨沒。功利日相殘。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箠。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絕地脈。乃是傷人和。不見豐水上。靈臺鬱嵯峨。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鍤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坻。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飢。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貪奇不願寶。刻成無當卮。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失敍徒施爲。哀哉楊朱淚。滴向他路歧。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蜘蛛解布網。蝓蟻能轉圜。萬物各有役。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絕編。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闕。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閱何容易。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

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藝則已工。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胸中。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柏。壽並金石固。

